



作家徐光耀：

永远站在人民队列里

每逢寒暑假必播的电影《小兵张嘎》，今年夏天又如约出现在电视荧屏上。那个活泼淘气、机智果敢的少年嘎子，已成为无数小朋友亲密的小伙伴。

“孙犁先生说过，一部作品能有50年生命不错了。《小兵张嘎》已经60多岁了，现在电视台还会播放，小说还在出版，孩子们喜欢，说明它还活着。”今年99岁的作家徐光耀谈吐从容，聊到作品，眼中透着惬意的光。

夏日的午后，徐光耀回忆起创作经历，那些烽火年月、那些文坛往事、那些旧友故知，一幕幕在脑海中闪过。

“我是抗日战争的幸存者，我享受着先烈们创立的荣光。作为他们的同辈和战友，我有责任把他们写出来。”和嘎子一样，徐光耀13岁投身革命，亲历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，无数次炮火的淬炼和洗礼，让他的笔墨始终注目激烈的战场和战场上坚韧的战士。

徐光耀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平原烈火》就取材于1942年冀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反“扫荡”的艰难历程：宁晋县大队在大队长钱万里和一中队长周铁汉带领下，冲出敌人包围，与敌人进行不懈斗争，刻画出燕赵儿女英勇不屈的革命英雄形象。

创作的日子，徐光耀历历在目。那时，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将先烈王先臣司令员的遗像挂在墙上，使之正对书桌，一抬头便见司令员的微笑。在潮水般的思绪中，革命烈士形象不断涌现，仿佛能与他进行心灵对话。一场场战斗中的伏击、突围，立刻在他的文字中鲜活了起来。

1950年，小说在《人民文学》再发表，立即引起广泛关注。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早期描写共产党艰苦抗战的长篇小说，为之后革命战争题材创作打下坚实基础。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，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就是这部《平原烈火》。

提到革命战争题材创作，徐光耀指出目前仍有作品主题先行。在他看来，题材是解决“写什么”的问题，而“怎么写”更是一部作品成败的关键。

“我在创作上向来注重两个‘出发’，一是从生活出发，一是从人物出发。脱离生活，便成了无源之水；不写人物，就成了无本之花，其结果是枯燥。”他清晰地记得，文坛前辈丁玲曾评价《平原烈火》：“比起西蒙诺夫的《日日夜夜》来，只差一点点，那就是人

物。”她叮嘱徐光耀：“努力再努力，要夜以继日，贪心地爱生活、爱人、爱文学、爱党……”

1953年7月，为了酝酿更长远的创作，徐光耀离开新婚妻子，毅然回到老家河北雄县，挂职县委副书记，一待就是3年。

山洪来了，地里的庄稼淹了，村里的房子塌了，社里的老牛死了，谁家揭不开锅了，甚至连邻里说亲、打离婚官司，他都要亲自参与。更不要说，顶着烈日收麦、淌着热汗打井、蹚着深水排涝、冒着寒风访贫，身上的皮脱了一层又一层，自己的钱袋空了一次又一次。

“农村生活琐碎而丰富，有很多书本上看不到的，我后面的创作也受益于这样的经历。”徐光耀坚信，经典文学作品的创作常常需要作家经受磨难，有时甚至是“汤镬炼骨，魔焰炼魂，几番地脱胎换骨”。

嘎子就是在生活中“长”出来的。20世纪50年代，徐光耀遭遇人生的低谷期，想通过创作转移注意力。写什么好呢？他突然想起《平原烈火》里有个小鬼“瞪眼虎”，活泼灵气，但因为不是主角，小说没有充分展开。一位老战友还跟他抱怨：“挺可爱一个孩子，怎么给写丢了？”

徐光耀决定再写写这个孩子！“于是，我敞开心扉，把平生所见所闻、所知所得的‘嘎人嘎事’，广撒大网，尽力搜寻，桌上放张纸，想起一点记一点，忆起一条记一条，大嘎子、小嘎子、新嘎子、老嘎子，蹦蹦跳跳地奔涌而至。”仅一个月时间，他就写完了小说和电影剧本。

1961年底，《河北文艺》全文发表《小兵张嘎》。两年后，由崔嵬导演的同名电影在国内上映，嘎子走进千家万户。至今，小说发行量超1000万册，被翻译成英、德、泰、阿拉伯等多种语言，电影成为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，电视剧、动画、戏曲等版本陆续推出。

嘎子为何如此受人喜欢？徐光耀认为关键在于“嘎”，这种冀北地区少年独特的性格，让人物活灵活现。“他的一切思想行动都带着‘嘎气’，从‘嘎’掌握人物，从‘嘎’塑造性格。”塑造人物不是照方配药，把各种因素一味味抓来，混到一起就算成功，而是必须找到个性，一以贯之。

进入上世纪90年代，徐光耀开始写作“我的喜剧系列”，背景仍然是抗日战争，这次他将笔触聚焦于战争中的精神深处。这是他遭遇人生苦难之后对战争经历的一次重新打量，是他的命运与文学反复



碰撞后的又一次飞跃。

“永远难忘的还是那些浴血英雄，那些捐躯烈士。他们没有计较过衣食男女之事，没有追求过功名利禄之私，即使死去了，最后拥有的仅是祖国大地上一抔黄土。”“每次只要拿起笔，让思绪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，徐光耀就能重新获得力量，以百倍的勇气和意志，顽强地生活和写作。”

散文集《昨夜西风凋碧树》是他创作生涯中的又一座高峰。徐光耀在书中回顾了自13岁参加革命后极富戏剧性的人生，以坦诚刚正的语言，记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历史的反思和人生的思考。

为全身心写这部作品，他又一头扎进深山里，找一处农民废弃的小屋，独自担水、烧火、做饭、伏案疾书，一住就是几个月。2001年，该散文集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。

徐光耀特别重视培养文学新人。担任《长城》主编和河北省文联主席时，看到年轻人的好作品，比自己写出好作品还要高兴，并在很多场合不遗余力地推介，铁凝、贾大山、关仁山等都曾受过他的帮助。

铁凝后来撰文回忆，初中时她和父亲去拜访徐光耀时，带着她的一篇文章，徐光耀听后大加赞赏。“我受了一位大作家毫不含糊的肯定，15岁的心被激荡起来，那晚在古莲池里故意多穿几个亭台走着，斗胆梦想着成为一个作家，并发誓去追求作家所应具备的一切。”

穿过战争的硝烟烽火，遍览新中国的壮丽风景，徐光耀坚信这个巨变的时代应该且能够产生很多史诗级作品，“像肖洛霍夫《静静的顿河》那样的伟大作品”。他寄语后来者：“站在人民的队列里，做‘生活型’作家，努力创作人民永远记得住的作品。”

刘江伟

作曲家赵季平：

音乐的源泉是生活

《黄土地》《红高粱》《霸王别姬》《大话西游》《水浒传》《孔繁森》《大宅门》《天龙八部》《乔家大院》《大秦帝国之裂变》《大明王朝1566》《白鹿原》……这些影视剧中类型不同、风格各异的金曲旋律都出自赵季平之手。

“作品比作者名气大”，形容作曲家赵季平最合适不过。“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，往前走，莫回头”“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”……随便一段，都能让人们跟着哼唱起来。

1945年，赵季平出生在黄土高原上的甘肃平凉，其父是著名画家、长安画派创始人赵望云。小时候，赵季平老往父亲的画室跑，喜欢趴在画案旁看父亲作画。在他看来，父亲的画作里呈现的不是线条和颜色，而是旋律和节奏，他看到空白处，就觉得音乐该停在那里了。在路上，一听到胡琴声或者秦腔的声音，他就迈不开步子，心底涌出种莫名的冲动。

怀揣音乐梦想的赵季平，从西安音乐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戏曲研究院。当时，他有点失望，学作曲的他，更想去歌舞剧院或交响乐团。

可父亲却很高兴。“那可是个好地方！”父亲告诉他，“民族音乐是个宝库。你在学校学的都是西洋技法，应该补上民族音乐这一课。”

赵季平在陕西戏曲研究院一待就是21年。在此期间，他花大量时间待在乡间田野，跟民间音乐人一起生活，积累了大量民间原声音乐素材。

1983年冬，广西电影制片厂的3位年轻人——导演陈凯歌、摄像张艺谋、美工何群准备去陕北拍摄电影《黄土地》，想找人为影片配乐。多方打听后，他们直奔西安，邀请赵季平为影片谱写音乐。

1984年1月，陈凯歌、张艺谋拉着赵季平搭坐一辆破面包车到陕北采风。崆峒沟、住窑洞、听民歌……

赵季平不只记录音乐元素，还把当地的地形地貌、民俗风情、民间故事以及自己的所思所感全都记录下来。若干年后，赵季平说：“采到的素材不仅以文字的形式，更是以充满黄土高原气息的画面感输入到我的大脑。在我未来的创作中，这些积累就会跳出来，流淌成音乐。”

赵季平为《黄土地》写的《女儿歌》，紧扣影片主题和人物性格，他以腰鼓、唢呐以及突然唱起的信天游构成的电影音乐，完全契合了影片风格。《黄土地》上映后大获成功，《女儿歌》也被广为传唱。从此，赵季平的名字便和中国影视音乐紧紧联系在一起。

如果说《女儿歌》是赵季平与影视音乐的初恋，那为《红高粱》配乐则是赵季平音乐作品最个性化的一次呈现。

一般来说，电影配乐都是影片拍摄完成后根据影片内容创作，而《红高粱》的导演要求在电影开拍前完成配乐。面对挑战，赵季平打开自己积累多年的民间音乐宝库。他借用豫剧《抬花轿》中的音乐元素创作出《颠轿曲》，采用唢呐、腰鼓和人力组合，配合影片中的迎亲场面营造出喜庆的氛围；在《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》中，他用36支唢呐、4支笙、1面大鼓，高音齐奏曲调融入打夯号子素材，行腔采用山东柳腔和茂腔，还加入陕西秦腔的唱法……无论是配器还是音乐，全都跟传统配乐大相径庭。

刚看到谱子，连录音师都摇头。但听到音乐后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开始跟着节奏抖动：“太完美了！”于是，有意思的一幕出现了：拍摄现场放着音乐，演员的表演、摄影师的构图，都要踩着配乐的节奏和旋律进行。

凭借《红高粱》配乐，赵季平获得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。

赵季平的创作似乎总是又快又好。受邀为电视剧《大宅门》配乐时，离播出时间只有十几天，赵季平



只用几天就把音乐写出来了。他为《霸王别姬》等作品配乐时，“那些核心的音符也都像是从他心里生长出来的一样，特别自然”。这得益于他厚重的生活积累。没有走街串巷、没有扎根山村，就没有这些呼之即出的旋律。从生活中汲取营养，到酝酿发酵，再到形成艺术的岩浆，赵季平厚积薄发。

赵季平经常到基层采风，他觉得那样才能真正走近老百姓，才能获得对生活最真实的体验。

在四川凤栖山，赵季平有位守护山林的农民朋友老樊。每隔一段时间，赵季平都要上山找老樊喝茶聊天，聊农民的生活、聊山上的环境、聊风土民情……一直以来，老樊都以为赵季平是个爱爬山的退休老头，直到有一天在电视上看到他，才知道自己的老朋友竟是位大作作曲家。

赵季平说，这种采风为创作带来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，有时候甚至只能意会，不能言传。“采风或者说生活中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，就会产生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，在创作的时候，就会自然而然产生艺术上的‘化学反应’。”

对赵季平而言，语言的尽头是音乐，音乐的源泉是生活。

韩业庭

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李哲：

我为长城建“档案”

李哲不是在野外“寻秘”，就是在工作室里“解密”。

地上捡的碎石料、空中飞的改造航模、电脑里保存的200多万张图像，都是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李哲这20年来积攒的“无价之宝”。

2003年的一次偶然发现，让李哲与长城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在天津大学建筑学院读研期间，李哲跟着张玉坤教授一起研究中国北方堡寨聚落。一次野外勘探，团队意外发现很多古村古堡都是明长城的防御单位，此后，张玉坤决定带着团队研究长城建筑遗产保护与信息技术应用。

“以前勘测主要靠手工绘图，但明长城长达8000多公里，工作量太大了。”一开始没有能用的低空飞行民用无人机，李哲就找到航模爱好者，给航模装上摄影设备，同时又找到专业机构，提升设备的飞行稳定性。随着无人机低空信息采集技术的普及，团队研究进度加快。

2011年，团队建立起明长城的防御体系数据库，“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开始探索矢量化、数字化整理数据。”2018年底，已经成为老师的李哲又带着学生启动了“长城全线实景三维图像”采集工程。

历经近6年时间，日均采集五六公里城墙，跨越13



个省市区……团队对明长城全线超九成人工墙体进行“扫描式”连续图像采集，“图像可精细到厘米级，连砖缝都可以看到。”李哲说。

在调研过程中，李哲和团队也发现了长城的许多“秘密”。比如，引发学界关注的发现——暗门。

长城的暗门与关、口类似，是一种为通行提供便利的通关设施。通过数据库比对和实地踏勘，团队甄别出130多处长城暗门实物遗存，结合舆图，共确认220余处长城暗门，并为暗

门构建了谱系。

龚相娟

桑皮纸制作技艺传承人王柏林：

坚守和传承古法造纸技艺

拿起毛笔蘸取糨糊，一点点把托纸润湿，随后将其粘贴在清洗完毕的画芯上，再刷平、排湿……早上8点刚过，安徽省安庆市的资深古画修复师袁为祥已经开启一天的工作。

最近，他正带领团队修复一幅清代古画。“托纸，步骤看似简单，但这是古字画修复中必不可少的一环。”袁为祥说，托纸在行业内又被称为“命纸”，对延长古字画的寿命至关重要。遇到与托纸有关的问题，袁为祥便会去找安庆市岳西县制作桑皮纸的王柏林。

从岳西县城往东行车约半小时，就来到毛尖山乡板山村。沿着盘山公路继续向上，不一会儿，一个由几间老式砖瓦房建成的造纸作坊映入眼帘。

作坊里，王柏林熟练地将纸帘固定在帘架上，随后向上抬起，入池轻晃。随着浆水从帘架上下两端流出，细碎的纸浆在帘上沉淀凝结，一张薄纸已然成形。

王柏林所做的便是桑皮纸。这种纸具有柔嫩、防虫、拉力强、不褪色、吸水力强等特点，是高档书画用纸和装帧用纸，并被广泛用于包装、制伞、制扇等领域。

王柏林今年59岁，家中世代造纸，传到他已是第七代。他自幼跟着父亲学习，14岁便开始参与制作桑皮纸。“一张桑皮纸从备料到成纸，要经历20多道工序。”王柏林手上不停，边捞纸边向记者介绍。桑皮纸用全手工生产，先剥取桑树皮，晒干，放入水池中浸泡数日，然后手工揉搓让树皮变软，再用石灰水上浆。经二次蒸煮、多次漂洗和手工去杂，打浆后将纸浆放入纸槽，再用帘捞捞纸，最后晒纸、切纸，整个工序才算完成。

王柏林说，桑皮纸制作的每一道工序都很有讲究。例如造纸用的桑树皮要在每年的惊蛰之后、清明之前采集最好，纸槽用水最好是本地的深井水。在王柏林看来，其中技术难度最大、也最为关键的是捞纸。

“纸张的好坏，厚薄、纹理和丝



络，全在这一‘捞’上。”王柏林说，捞纸动作看似简单，可“没有三五年的功力，很难拿捏得准”。

岳西地区有手工制作桑皮纸的传统。然而，随着时间流逝，桑皮纸制作技艺一度濒临失传。到了20世纪80年代，村里做桑皮纸的人已不多。

桑皮纸的重焕光彩，还得从2002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启动大修说起。

故宫博物院的东北角有座倦勤斋，斋内有一幅面积达170多平方米的通景画。这幅画背面所用的装裱纸是桑皮纸。2002年，故宫博物院启动大修，倦勤斋通景画修复是其中重要一项，为尽可能恢复原作原貌，就需要找到适合的桑皮纸。

王柏林至今还保存着一张2004年9月14日的报纸，从这张报纸上，他得知故宫博物院来安徽征集桑皮纸修复通景画的消息。看到这则消息，他立即启程，带着自家生产的桑皮纸去了北京。

第一次毛遂自荐并不顺利。“专家接过我的纸，在手里反复查看，拽拉几下就碎了。”王柏林回忆。尽管有些沮丧，但他没有气馁，而是认真观察故宫专家展示的一片巴掌大小的样纸。

他仔细研究样纸的重量、薄厚、拉力、耐折度，分析用材、纤维长度，随后便一次又一次试验。终于有一天，王柏林感觉自己生产的桑皮纸

和样纸差不多了，他再次前往北京。

“经过国家纸张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，我做的纸仅有耐折度一项没达标。”王柏林凭经验认为，蒸煮这块要下功夫，“火力大小、时间长短、温度多少都要控制。蒸煮原料时火力上不去，纸就发柴。”

他又开始反复试验，最后将蒸煮时长从15小时提高到20小时以上。第三次检测数据显示，其制造的桑皮纸耐折度高达9000多次，是人民币用纸的两倍。最终，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决定选用他生产的桑皮纸修复倦勤斋通景画。

给故宫提供材料，让桑皮纸制作工艺再度走入人们的视野。2008年6月，桑皮纸手工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王柏林也成为这一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。2010年，颐和园修复工程启动，王柏林又接到生产订单。截至目前，已累计向故宫、颐和园输送桑皮纸60多万张。

“老祖宗把手艺传到这一代，必须把它做好、守好。”王柏林说，如今，他最大的心愿是让更年轻人参与学习桑皮纸的制作。“每年放暑假，很多大学生来我们这里体验桑皮纸制作，我都是亲手教，就是希望年轻人能了解桑皮纸、关注桑皮纸，把这项技艺传承下去。”

李俊杰